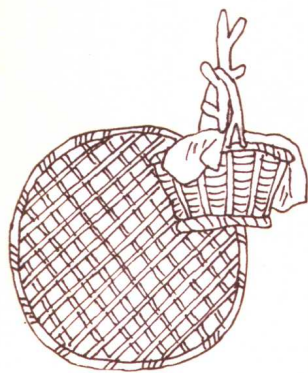


◎ 范锡林著

◎ 神秘·惊险·悬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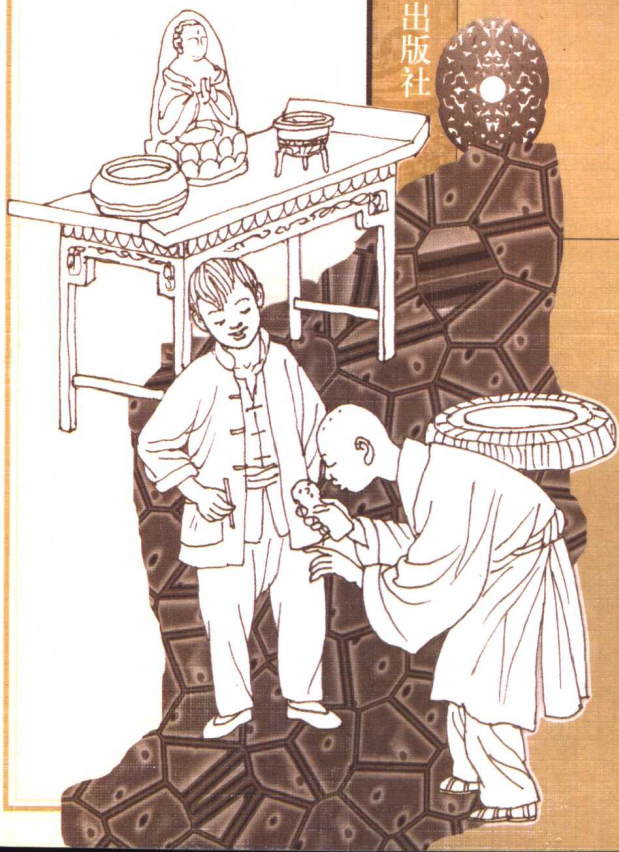


河豚，奇毒无比却又鲜美异常，立春的舅舅汤润东凭着祖传秘术，被称为烧河豚的『半仙』，然而，他却用精心烹制的一桌河豚宴，将几个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军官在宴席上毒死了，而其中有一名叫沼田的日本军官为什么偏偏能活了下来？汤润东又是用什么办法把自己惟一的传人立春保护下来的？

# 河豚宴

少年大传奇

少年儿童出版社



◎范锡林著

◎神秘·惊险·悬疑

# 河豚宴

少年大传奇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河豚宴/范锡林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12

(少年大传奇)

ISBN 7-5324-4665-4

I. 河... II. 范...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203 号

**河豚宴**

范锡林 著

朱金元 插图

周艳梅 整体设计

---

责任编辑 彭 懿 美术编辑 侯强华

---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7.375 插页 4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44,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5,100

---

ISBN7-5324-4665-4/I · 1869(儿) 定价: 12.00 元



范锡林

1950年生于江苏无锡，1968年到江苏靖江插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靖江市文联副主席。从80年代起，至今已发表作品达200万字，近年来在少年惊险传奇小说创作及童话创作上颇有追求。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避邪铜钱》、《小巷三杰》、《无字秘藏图》，长篇童话《灶王爷和他的朋友们》、《芹菜胡子小老头》、《我有奇功我怕谁》等十多本专集。曾获「巨人」首届中长篇优秀作品奖，并两次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有作品在台湾出版，并有多篇作品翻译介绍到日本。

# 目录

208

汲水图

180

双玉钵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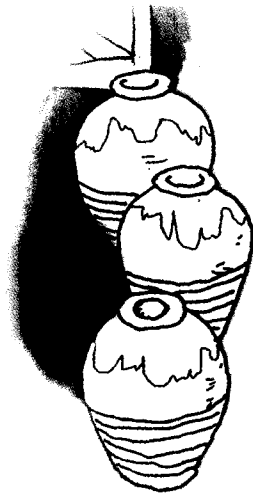
金刚刃

74

河豚宴

4

小巷三杰



福田巷是城东一条小巷。

长不足千步，宽仅够一辆黄包车勉强挤过，从头数到尾，也不过二十来户人家，都是一溜高的青瓦灰砖平屋。屋脊头都立着老大一堵风火墙，这是江南人家造屋的规矩，使那平屋陡添三分气派。

小巷的岁月已久，那青苔绿痕渐渐……

# 小巷三杰



【小巷三杰】







福田巷是城东一条小巷。

长不足千步，宽仅够一辆黄包车勉强挤过，从头数到尾，也不过二十来户人家，都是一溜高的青瓦灰砖平屋。屋脊头都立着老大一堵风火墙，这是江南人家造屋的规矩，使那平屋陡添三分气派。

小巷的岁月已久，那青苔绿痕渐渐浸润到了半墙，迤迤望去，犹如一幅长卷的青绿山水画。那屋檐也如同人老了要变矮一样，一律都已经往下矮低了不少，以至于高个子进屋时还得留神些帽子被挂住。

巷子里的路当年是用水磨青砖竖起来铺就的，如今，不知被多少双鞋底蹭过，早已磨得全无棱角，圆滑滋润。不过磨虽磨，却无一处缺陷，依然挤得紧紧的。一条平坦完好的路，可见当年这砖的质地，这铺路的功夫。

这一日，有一位不知从何处来，后来也不知往何处去了的长衫墨镜先生，走过这巷子，他驻足而立，打量了半天，然后便失声叫道：好个福田巷，果然是块不虚其名的风水宝地哪！

当然便有闲人请教：先生为何作此评说？

那先生指点道：你看，这巷头，正对城外龙泉山的龙头峰，那龙泉山本是龙脉所孕，这巷尾，恰对大运河中盘龙湾，这小巷正处山龙水龙之间，能承两龙呼应时的钟灵之气。而且这小巷虽小，偏又一折三曲，因此，它又能吞舍这股灵气，蕴而不泄。加之这巷头一口井，巷尾一棵浓荫如盖的大梧桐树，使它

虽为小巷，却也已颇具龙相。

闲人听了，不以为然，笑道：先生说得倒很神，不过，据我所知，这小巷名为福田巷，可这百余年来，别说没出过什么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就是连个够份儿的财主富商也没有，至今尽是一些平头百姓嘛，这还算什么风水宝地呢！

那先生慨然叹道：此言差矣，并非只有做官发财的才算是贵人。要知道，那做官发财者，若无德无操，暴戾贪婪，被千夫所指，万众所唾，则何贵之有？这世上，最难能可贵的还是那些忠良仁义之士，重情重谊之人，这种人，身怀真才实学，心存刚直慈悲，所行所事，虽琐小低微，却为众人所称颂，即使只是平头百姓，又何尝不是真正的贵人呢！

那先生说罢这番话，便翩然而去了，而那些闲人呢，也都一笑而散去。一切依然照旧。

然而，这一番话，却让两个孩子听了，难以忘怀。

他们仍然站在巷口，兴犹未尽地议论着。

那位十二三岁，剪小平头，白净而清秀，穿一件月白色洋布褂子的男孩眨巴着眼说：“小雪，你说这位先生的话有没有道理？”

那位被称为小雪的女孩，稍比那男孩小了些，齐耳短发，细眉细眼小嘴巴，皮肤稍黑，却掩不住那一股俊气，她着一件深蓝底撒白花点的上衣，红绒绳扎一根牛尾巴样的小辫子，点点头道：“我说，挺有道理的。”

“那你说，我们这巷子里，谁是这样的贵人呢？”

小雪想了一下，道：“依我看，你爹，我外公，就是这样的好

人，这样的贵人！”

那男孩听了，直点头：“对，我赞成。不过，还应再加上一个尤大伯！”

“不错，还有尤大伯。那位先生说得可对了，咱们这巷子就是个风水宝地嘛，瞧，有三个贵人呢！”

这两个孩子，说得忘了情，不禁洋洋得意，眉飞色舞。其实，这不过是他们童稚天真，出于偏爱的一厢情愿之说。他们所说的那三个人，到底能否算得上那位先生所言的那种贵人，这可还待后人去评说，不是由他们两个黄口小儿说了就算数的。

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那就是，这三个人都颇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先说住在巷尾的这一位吧。

他家也许是福田巷中资格最老的住户之一了。前后两进房子，中间一个小天井，后面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园子，杂种着些葱蒜花草。前面的一进两间则为诊所，玻璃门上的格子里用红漆写着“高氏疗科”四个字。

推开玻璃门，一个洁净的客堂间，靠墙放几张早已磨去漆的硬木椅子，这里为病人的候诊室。客堂西侧一间，则是就诊室了，陈设也很简单，一张旧桌，一把早已松松垮垮的藤椅，一顶放着几排白瓷瓶的白木橱，还有一张长长的可躺人的琴凳，如此而已。

那坐在藤椅中穿长衫，留疏疏八字须，瘦瘦的，颇有一派文士风骨的就是这诊室的主人高儒飞了。此刻，正捋着衣袖，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嘴里悠悠然说着“不要紧，不要紧”，手里正为一位用藤椅抬来的痛得哼哼唧唧的胖子治病呢。

这“疗科”，当然是专门治“疗”的了。而所谓“疗”，其实就是毒疮，小者叫疔，大者叫疡，叫疽，叫痈。用现今西医的话来说，称为急性组织化脓性炎症，但实际上恐怕还不这么简单。

人身上从头到脚，处处可生，尤其好发于血管神经淋巴腺密集之处。如生在鼻子底下的称“人中疗”，生在后颈的叫“对口”，生在背心里的叫“搭背”，生在腰间的叫“缠腰疽”，生在腿上的叫“贴骨疮”，防不胜防，一旦发作，来势凶猛，一夜之间，红肿异常，疼痛难熬，发热发昏，稍一延误，便毒蔓全身，致人死命。

而这高儒飞就靠着几味祖传药方，不管是何等险恶的疗痛，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总能药到病除，真如拔钉子一样，一下子就干净利落地给拔了出来。所以，每天慕名而来就诊的，可是络绎不绝。有从大老远的乡下用船摇来的，有特地从上海苏州乘早班火车赶来的。

前不久，这城里有位儿子在南京做厅长，自己则是省参议员的袁某，左胳膊生了一个疗，到上海请来外国医生打了不少洋针，可丝毫不见效，眼看已肿得整条左胳膊不能动弹，并且正向脖子根肿去，只三天工夫，已痛得袁老绅士连哼哼的力气也没有了。外国医生耸着肩，摊着手，摇着头，叽里咕噜地大概说：这，只有上帝才有办法了！

还是那袁府上一位胖仆妇出了个主意，说这城里福田巷有位高郎中，祖传治疗疮，百发百中，何不请他来看一下呢？家

里人病急乱投医，当即封了五十块大洋，派了府上两辆漆得锃亮装着橡皮铜喇叭的黄包车来到福田巷。

当时，巷子里的孩子一窝蜂都来看热闹，只见头一辆黄包车上坐一个脸上抹得像唱戏的那么红红白白的看不出到底该有多大年纪的女人，俯身打听高氏诊所在哪儿，恰好问到的就是高儒飞的儿子阿泉，阿泉说：“那是我家，我领你们去。”当然，阿泉万万没有想到，这以后发生的许多事，就是以他的这一真诚善良的行为作为序幕而开始的。

那女人进得诊所不一会儿，就急急出来了。原来，那高郎中说，他有个臭规矩，从来不出诊的，就是天王老子，也得上门来治。只要上他门，不管什么人，就是他的病人，一视同仁。当然，那位袁参议员到此时也就顾不得什么了，随即就让人用轿子抬着，来到福田巷。结果，连来三次之后，那老头儿就能昂昂然挽着他那位最得宠的三姨太，笑眯眯地坐着他的专用黄包车走了。那五十块大洋，高郎中却只收了一块，因为他说，那些药不值几钱。事后，那位袁参议员又送来一块匾，上写“医术如神”。可是，高郎中把它照旧放在床底下垫垫鞋子，因为这玩意儿，他多着呢；再说，医生可不是靠这些牌牌来治病，高家有祖训：医病为积德。

正因为高家的药非常出名，而且传说，他家的药都是埋在后面园子里的，有一天晚上，来了一贼子，翻墙进园，果然，挖出了几个小坛子。贼子大喜，揭开封皮，凑着月光一看，坛子里空空如也，不过是些空螺蛳壳和一汪清水罢了。贼子大失所望，正在这时，高儒飞起来小便，听到动静，披衣出来看，贼子

心虚，慌不迭翻墙要逃，不料一慌张，一脚踏空，摔了下来，膝盖撞在一个树桩上，便动弹不得了。高儒飞过来一看，竟然也不问贼子是来干什么的，赶紧就拿来药在他伤处敷上。说来也怪，那药一敷上去，贼子就感到凉飕飕，十分舒服，伤口顿时就不流血，也不痛了。贼子十分感动，便如实坦白自己来偷药的事。高儒飞不禁哑然失笑，说刚才给你敷的药，就是用那坛子里的清水调制的。

医有医道，贼也有贼道，从此以后，贼子们就相约，再窘困也不准到高郎中家来偷东西。甚至连整个福田巷也沾了光，贼子们捞外快时，也总是让过这一条小巷子。

不过，据福田巷的老住户们说，高家的那些药，虽说是用些螺蛳之类的寻常物泡制的，但里面却大有讲究。譬如说，那时间就要求得很促狭，一年四季中，只有某几天中；这几天中只有某个时辰；而且在这时辰中，还得看天气。如要晴，稍有些阴，泡的药就不灵；如要雨，那就是下雪也不中。那坛子埋在地里时间越长就越好。据说，现在高郎中用的药，就是他父亲年轻时配好后埋的，而他现在每年埋下几个小坛子，则是让将来他的儿子阿泉用的了。当然，光靠这坛子里的清水还不行，还得掺上一些另外的秘制药才行。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病症，掺上什么药，这可是高家世代传子不传女的秘方了。不过，现在他的独生子阿泉才十二岁，且不忙着将这些传给他。平日里不过是让他在读书之外，念些经络穴位歌，认些草药的模样而已。

## 二

说到阿泉，阿泉就来了。

他一进屋就说：“爹，刚才有位会看风水的先生说，我们这福田巷是该出贵人的。小雪说，你，发根阿公，尤大伯，就是我们小巷的贵人。”

高郎中一听，笑了：“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怎能称什么贵人？不过，你那发根阿公，凭他那一手绝技，倒可以称得上一位大师！”

旁边有位病人忙问：“是不是你们福田巷那位做木匠活计的刘师傅？”

不错，刘发根是位木匠，可他决不是一般的木“匠”。

在阿泉的记忆中，发根阿公似乎一直就是这样：

他，眼睛总是眯着，窄长脸，头发斑白，从两鬓蔓延下去，直到下巴，而且根根都硬扎扎的；嘴唇抿得很紧，一看就知道，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事实也如此，在发根师傅看来，与其说话费精神，不如省着劲去多做些活儿。

发根是专门给人家做家具的。雕花大床、大立柜、太师椅、梳妆台、账桌、茶几……整套家具七七四十九样，九九八十一件根本不用一根铁钉，这固然就不必说了；曾经有一回，有户人家抬嫁妆，过南门的清名桥时，“啪嗒”一声，绳子断了，一口樟木箱从桥中央顺着那三十六级台阶一直滚到桥底下，砸碎了桥堍一家陶器店里的两只大缸，可是那只箱子的榫缝却不见有半点松动，大家齐赞道，这箱子做得这么结实，可比牙齿



咬得还紧哪！回答是，这除了福田巷的发根师傅外，谁能做得出这样的好活计来？

还有一回，有位扬州来的生意人逛北门大街，见到一家家具铺子里一顶红木橱，样式很中意。可一问价，竟然要五十大洋，少一个子儿也不行。那时候的五十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扬州佬有些恼火，说老板你是有意要敲外来客一笔吧？老板说：客官有所不知，这橱可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木匠，福田巷的发根师傅做的，他做的橱子有个讲究，叫做滴水不漏。扬州佬不解。老板解释道，就是这橱子做得天衣无缝，哪怕你盛满了水，也不会漏一滴出来。扬州佬大笑，说，你们江南人就会吹牛，我就不信，若真的滴水不漏，我给加倍，一百大洋。老板说，行，若有一滴水漏，我分文不要，白送给你。当下将橱子放倒，里面盛满了水，果真滴水不漏。扬州佬说，这不稀奇，不过像只脚盆一样缝紧些罢了。老板一笑，将两扇橱门关上，加锁，命两伙计将那盛满水的橱子竖起来，这时候，竟然也是滴水不漏。扬州佬这才傻了眼，连说，佩服佩服，当即让人将橱子抬到他船上去，照付一百大洋。

有人说，发根师傅手里是有点儿钱的。发根似乎也不否认这一点，他常对阿泉说，我留着些钱，等你长大后跟小雪结婚，给你们打一套一百零八件家具做嫁妆，而且要用红木的，好让你们传给儿子、孙子，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太外公的本领。说这话时，他的眼睛眯得更细了，而小雪则急得直跳起来：“我不听，我不听！”注意，她可没说“我不要”。

然而，如果光凭这些，那么发根师傅还不过只是一个技艺